

# 风尘

赵志强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# 凡生

赵志强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福州

## 内 容 提 要

身怀绝技的剪纸艺人唐天寿会剪各式各样的花样，如《松鼠摘葡萄》、《吉庆有余》、《丹凤朝阳》等。

剪纸花样《丹凤朝阳》是唐天寿一家四代相传的剪纸绝技。谁知因为这《丹凤朝阳》却导致了他父母惨死，夫妻离散。新中国诞生后，在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期间，他竟然意外地同妻子——带发修行的尼姑欧阳雪及诞生在尼姑庵中的女儿团圆了。

作品文字流畅，情节紧凑，所刻划的人物栩栩如生，形象丰满。

## 风 尘

赵志强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8.062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

1984年3月第1版

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1,000

书号：10173·498 定价：0.70元

飘驰的寒云，把深蓝色的苍穹遮住了，灰色的天空渐渐地象一团混沌的污泥。

凛冽的朔风，从晦暗的江面呼呼地吹过来，越吹越猛。天快要落雪了。

这是江南的一个小镇。

石板铺成的街道两旁，商店鳞次栉比。商店门前，大减价、大拍卖的布招，被风刮得猎猎作响。

年尽岁暮，新年就要到了。几家大店铺早已张灯结彩，装点得花花绿绿。狭窄的街道上，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群，几个孩童手里提着“兔子”、“金鱼”、“长颈鹿”等各种动物形状的灯笼和玩具，在人群中窜来窜去，整个小镇笼罩着一种古板的带有乡土味的新年气息。

天空中，已经开始飘洒棉絮般的雪花了。

在写着特大的“当”字的墙上，虽然随着风雨的吹打，字迹已经模糊，但是，“反对内战，一致对外”、“抵制日货，对日经济绝交”等标语仍依稀可辨。可见，今年年初，全国掀起的“一·二八”抗日的浪潮，也曾波及到了这个长江岸边的小镇。

这时，一个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，正倚靠在当铺的墙壁上，无力地吹着笛子。他上身穿着露出棉絮的破棉袄，下身

穿着一条夹裤，脚上穿了一双“蒲花鞋”。他那张瘦削的带着病容的脸又黑又黄，苍老而憔悴。

在他面前的地上，摆着一个地摊。说是摊，也实在简陋可怜，仅仅是一块旧了的白布，四角用砖头压着，布上面再用一些小玻璃块压着各种各样的剪纸花样。

他就是有名的剪纸化子唐永寿，人称“剪纸唐”。他那哀婉、凄怆的笛声，不时招来一些顾客，多半是女人。看样子，她们很喜欢“剪纸唐”的花样。不过，真正买的人并不多，她们只是欣赏一阵子，犹豫一阵子，然后就离去了。

唐永寿的儿子唐天寿一直蹲在地摊前，帮助父亲招呼顾客。他年约十五岁，穿着一身旧的夹衣裤，脚上踏了一双露指的破单鞋。那张小圆脸被寒风冷雪冻得通红通红，他不时地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呵着热气。眼看着街上行人渐渐稀少，他站起身，走近父亲说：

“爹，回家吧！”

唐永寿望了儿子一眼，放下笛子，叹了一口气。

突然“豁朗”一声，大药房屋顶上挂着的“仁丹老人”和“味之素”的广告招牌，被风刮到地上，发出了可怕的响声。

天寿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噤，他发现父亲伛偻的身躯被寒风吹得索索发抖，慌忙用身体偎着父亲。

“爹，你的病还没好，咱们早点回家吧！”天寿用央求的口吻催促着。

已是傍晚时分，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。风越刮越大，雪花越飘越密，越飘越狂。

有些商店，正在打烊，有些商店虽然生意清淡，却仍敞

开着店门，想再做一笔生意，凑一点过年关的送灶钱。

天空中响起了一阵爆竹声，紧接着，爆竹声不断地在四处的空中响起。在压得低低的空气中，充满了阵阵发热的硫磺气味。

眼看，花样要被无情的雪片打湿，剪纸唐只好收摊了。

正在这时，一顶二人布轿突然停在他们父子的面前，从轿里钻出来一个细长个儿。他头戴一顶西瓜皮小帽，身着一件暗蓝色的绸棉袍。在他细长的脖子上长着一张马脸，马脸上闪动着一对左顾右盼的老鼠眼睛，只见眼仁，不见眼珠子。在他的右脸颊上，天生着手掌大小的一块朱沙痣。他就是褚镇长家的大管家“半阴面”。

“剪纸唐，你在这儿！叫我好找啊！”

唐永寿抬头见是半阴面，心中涌起一阵憎恶，可在面子上还不得不应付一句：

“大管家，你找我有事？”

“你要交好运了。”半阴面皮笑肉不笑地：“褚镇长特地叫我来请你去公馆剪纸。”

“褚镇长？！”唐永寿从牙缝里迸出这三个字，他的全身顿时掠过一阵仇恨的痉挛，脸色变得阴沉沉的。

“爹，天已经晚了，回家吧，不剪了。”天寿仰脸央求着父亲，也算是抢先回答了半阴面。

半阴面嘿嘿冷笑着，一双老鼠眼逼视着唐永寿。

唐永寿的心里象是压着一团烈火。可是，憋了半晌，他嘴上还是哆哆嗦嗦地换了婉转的口吻：

“大管家，天时晚了，又下这么大的雪，我父子俩还得

赶回家烧晚饭呢！”

“只要你剪得好，我管你们的年夜饭。”半阴面用手掸了掸身上的雪花，又逼近了一步：“今天，二少爷成亲，老爷看得起你，特地要你去剪《丹凤朝阳》，要是你剪得好，还可以领赏。”

唐永寿一听是剪《丹凤朝阳》，这是他家祖传绝技，要是换了另一户人家，他一定会高兴地答应，可是，褚公馆他是绝不肯去的。

“大管家，还是免了吧，我今天身体不好，怕是剪不好。”

半阴面怫然皱眉：

“怎么？我还求你不成！我是为你好！”

“这——”唐永寿还欲推托。

“爹，回家吧！”天寿早已忍耐不住，他坚决地拉着父亲要走。

“剪纸唐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半阴面马脸上的横肉一条又一条地起了棱，他完全是用威胁的语调：“老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他是一镇之长，你们父子若是还想在这镇上混饭吃，就别再搭什么豆腐架子。”

唐永寿心里非常矛盾。去吧，自己咽不下这口气，不去吧，想想半阴面刚才讲的话，心里犹似雪上加霜，一阵阵寒。再想想，镇上的哪一家商店老板，不趋承着这位镇长，不看这位镇长的颜色办事？而自己，不过是一个剪纸化子，又怎么逃得过人家的摆布呢！想到此，他不由长吁了一口气。

“好吧，天寿，咱们去剪吧，剪好了咱们就回家过

年。”

天寿从来就是顺从父亲的，他懂事地看了父亲一眼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半阴面晃了晃脑袋，脸皮抽动了几下，算是朝他们父子俩笑了笑，然后钻进轿里。

两个轿夫忙抬起轿子，踏着已经积得很厚的雪，向前走去。

剪纸唐怀着一颗怔忡不安的心，在儿子的搀扶下，踉踉跄跄地跟在轿子后面走着。

风添雪冷，雪趁风威。纷纷柳絮狂飘，片片鹅毛乱舞。四周天空中，白皑皑的一片，整个世界被风雪所统治，被风雪所吞没了。

雪不断地落在店铺的商标上，落在轿顶上，落在轿夫的身上。

两个轿夫身穿黑色短袄，腰间系着一根很粗的草绳，脚上穿着草鞋，赤着脚在雪地上走，厚厚的雪上留下他们深深的脚印。

雪不断地飘在天寿的脖子上，他的脚上穿着一双单鞋，现在已经湿透了。他的脚完全浸在冰雪里，已经冻麻了。

唐永寿在鹅毛大雪中木然地走着。雪不时地打在他的脸颊上，当他发现快要走近褚公馆时，他的一颗心突然猛烈地跳动起来。此时，他开始后悔刚才的决定，后悔自己为什么会答应进褚公馆，他恨不得现在立刻趑回身，立即和天寿回家，过一个父子团圆年。他的脚步缓慢、有点趑趄不前了。

当他一想到曾经见过的那两扇漆黑漆黑的装着铜环的大



门，大门口蹲着的那一对张着血盆大口的石狮子，他的心不由泛起了一阵痛苦的抽搐。

唐永寿并不是今天第一次去褚公馆，他过去曾进去过一次，可是，就这一次呵……想到这儿，他全身的血都快要凝住了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片昏暗。

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是他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事呵！

十六年前，唐永寿还只有二十多岁，已经能剪得一手好花样。

他的父亲是一位剪纸老艺人，由于饥寒交迫，冻死在上海的马路上。

唐永寿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剪纸，他家四代剪纸，世代的剪纸技艺，他都学到手了。四乡邻里，远镇近城，无不知晓剪纸唐的剪纸花样。特别是他世代祖传的绝技《丹凤朝阳》，那是剪纸行业中的一颗明珠，从不传授给别人。图案优美、动人、艳丽洒脱。那只凤凰简直就象活的一样。所以，人们一提剪纸唐，就会与《丹凤朝阳》联系起来，就会想起那只振翅欲飞的活凤凰。

父亲死后，他孑身一人，接过父亲给他的所有遗产，一把剪刀和一支笛子。他十四岁就进入社会，闯荡江湖了。

在他二十多岁时，那年夏天，他来到了现在的这个镇。他走进镇上的一家“春风”茶楼。

这个“春风”茶楼是镇上最大的一家茶楼，楼上是用彩色玻璃隔成的一小间一小间的雅座，楼下是普通的客座。

茶楼里，人声喧杂，座无虚席。几个戴着瓜皮帽，身着长袍，手里拎着鸟笼的人，仍不断朝里拥挤；几个手里挟着竹篮的小贩，在茶客周围窜来窜去，向茶客兜售瓜子、花生米、茶叶蛋、五香牛肉、香烟。一些算命的、看相的、捉牙虫的江湖人也在茶楼里转圈子，一片乌烟瘴气。

唐永寿在人群中站定后，就拿起他的笛子，横在嘴边，吹起他的《百鸟朝凤》，清脆、悠扬的笛声，顿时使整个茶楼静了下来，茶客们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注视着这个吹笛人，谁也猜度不到这个吹笛人要干什么。这时，唐永寿才拿出一把剪刀、一张白纸，开始他的剪纸表演。不一会功夫，他就剪出了很多新颖的剪纸花样：《白鹤升天》、《五谷丰登》、《荷花莲蓬》、《吉庆有余》。这时从茶客中发出一阵阵赞叹声，有的茶客已摸出了几个铜板来买花样。

茶楼的另一角，有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头正在拉着低沉的二胡，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年约十八岁的少女，她正配着胡琴唱京剧《苏三起解》，她周围的茶客听了，有的在喝彩、有的在起哄，有的甚至把铜板扔到她的脸上。

整个茶楼里，一时间变成了两个中心，显得热闹非凡。

这时，一个年约五十多左右的人，头戴一顶亮纱瓜皮小帽，身着绸缎长衫，手里拿着银质的水烟壶，走进茶馆。

堂倌见了，忙点头哈腰地迎上去：

“褚镇长，请楼上坐！”

他就是这个镇的镇长，名叫褚元鼎，长着一张南瓜脸，嘴上留着八字胡。他正欲上楼，忽然听到茶楼的一角传来了优美动听的花旦的音噪，便止步转身朝唱戏的少女走过去。

茶客中有人殷勤地向他打招呼，给他让座。堂倌急忙拿过一把上等的宜兴朱砂茶壶放在他的面前，然后，将一包上等红茶倒入壶内，再冲上滚开的水。

那少女神态自若地唱着，镇长的那双虚泡眼贪婪地盯着她。

突然，那边又传来阵阵喝彩声，原来唐永寿又剪了一个新花样，博得了茶客们的叫好。

镇长叫过堂倌，在他耳边低低细语。堂倌听了，只是频频点头，随即走到唐永寿那儿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用手挥挥，意思是叫他到镇长那儿。

唐永寿以为是茶客点剪，就走到镇长面前：

“老爷，你老要剪什么花样？”

镇长动也不动，用眼角扫了一眼剪纸唐，然后用手指指那个唱戏的少女：“你把这个姑娘的身姿给我剪出来。”

剪纸唐听了，不由心里一怔。他剪了这么多年的花样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点剪，他迟疑地看了一眼镇长。

镇长呼噜噜地抽了几口水烟，说：

“剪得好，有赏。”

剪纸唐也不敢追问究竟，只好仔仔细细地端详那个少女。

那少女，脑后垂着一条粗大的发辮，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竹布旗袍，身材长得非常匀称，特别是唱戏时的身姿，更是优美动人。

剪纸唐细看了一会儿，已经胸有成竹。他拿起剪刀和纸，一气呵成。他把剪好的纸样递给镇长，镇长拿在手里，

看了看，又斜着虚泡眼瞅了一眼少女，嘴边露出了一丝淫邪的笑容。他对着少女，用手摆了摆：

“停，停下来！”

那少女听到喊声只好停下，二胡也相继哑了音。茶客们的目光，都好奇地注视着这一角。

少女停在那儿，在众多的目光下羞窘地低着头。

“老爷，您要点唱什么？”老头战战兢兢地问镇长。

镇长狼狽地朝那少女看了一眼，然后将纸样递给她看：

“这象不象你啊？”

少女伸出手，慢慢接过看了一下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她的眼睛不由得朝站在镇长身旁的剪纸唐膘了一眼，剪纸唐也正好在看她，她忙含羞地合上了眼帘，低下头去。

镇长从袋里摸出了十几个铜板，扔在茶桌上给剪纸唐，剪纸唐不客气地拿了铜板。可是他并没有走，他想今天能挣这么多铜板，主要是因为遇上那个老头和清唱的少女，所以他想把这铜板的一半分给他们。

这时，镇长两只色迷迷的眼睛还死死地停在少女的脸上：

“你唱得很好，等我做寿的时候，请你来唱堂会。”

少女苦涩地点了点头。

老头忙躬身接口：“谢谢老爷！”

这一天，当老头领着少女走出茶馆时，剪纸唐就分给了他们八个铜板，他们父女两人非常感激。

他们父女俩住在小镇的一个土地庙里，生活非常清贫，朝不保夕，剪纸唐很同情他们。想想自己也是孤独一身，刚

刚漂泊到这个小镇，也没有个落脚点，因此，征得了父女的同意，他也住进了破庙。他买了几张芦席，隔了一小间地铺，算是他的家了。

由于偶然的机缘，把他们三个穷人联结在一起了，把剪纸和唱戏联结在一起了。从此，不论到客栈、茶楼、戏馆，他们三个人总是在一起，老头拉二胡，女儿清唱，剪纸唐当场作剪纸表演，这样，确实招徕了不少看客，也赚得了不少铜板。

剪纸唐心地善良，赚得的铜板，他总是全部给她的父亲，自己从不藏分文。天长日久剪纸唐对老头的女儿也产生了很深的爱情。就在这一年的秋季，老头生了一场重病，尽管剪纸唐拚命地抓药，终究无济于事。老头临死前，叫他们俩在床前拜了拜，就算结成夫妻了。

婚后，他们一个唱戏，一个剪纸，生活倒也可勉强维持。

他们很快有了一个男孩，当孩子还未满月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镇长的大管家，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半阴面，突然来请他们去唱堂会，表演剪纸，当他们为镇长唱完了戏，剪完了纸样后，已是深夜了。这个半阴面叫剪纸唐先回去，却让他的妻子留下来，到后厅去领赏。

剪纸唐一直等到天亮，妻子也没有回来，他急忙奔到褚公馆去要人，哪里晓得，他们却说他妻子偷了公馆的东西，被人抓住，没脸见人就在公馆走廊里上吊自杀了。

剪纸唐怎么会相信这样的鬼话！

原来，当他的妻子到后厅去领赏时，这个老淫棍却躺在

鸦片烟榻上，鸦片烟膏被烧得滋滋作响，屋里充满了鸦片烟味，他看到她进来后，立即坐起来。他已经在烟榻旁边准备好了一些酒菜、点心：

“来，陪老爷饮一杯酒。”

“我不会饮。”她怔忡不宁的心，卜卜不停地跳动着。

“唉，你们唱戏的饮一杯酒算什么，今天你堂会唱得很好，我要重重地赏你。”

她怕他纠缠不清，心想，喝就喝一杯吧，喝完了就可回家了，于是就喝了一杯。谁知，这老狗在酒中早已放进了麻醉药汁，她只是饮了一小杯，不一会儿，就昏昏欲睡地倒在烟榻上了。这个老魔鬼就在这个夜里，玷污了她……

褚公馆门口的震天鼓乐，惊醒了剪纸唐的痛苦的回忆。他看见了那两扇黑漆漆的大门，也看见了那两只张着血盆大口的石狮子。天哪，他实在不想进去啊！

褚公馆的门口，屋檐下挂着一对大的双喜灯笼。大门的正中，斜贴着一张四方形红纸，上面写着“鸾凤和鸣”，左右两端贴着一副对联：左联写着“百年好合”，右联写着“五世其昌”。

轿子停在门口，半阴面从轿子里爬出来后，就领着剪纸唐父子进了门。

当他们穿过大的庭院，刚要走进走廊跨进大厅时，褚镇长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剪纸化子不得进大厅，你们就在走廊上剪，听候吩咐。”

这时，大厅里，正中挂着《龙凤呈祥》的画，香案上点着朱红大烛，两侧紫檀木家具都披上了绣花椅背和椅垫。此刻，已是宾客满堂，四乡绅士、土豪、各界名流、军界要员都纷纷前来庆贺。

剪纸唐父子站在走廊上，大雪不断地飘过来，飘在他们的头上、身上，父子俩冻得蜷缩成一团。

突然，从大门口传来了一阵响亮的鼓乐声，接着是一阵连续不断的爆竹声。

这时，从大厅里传来了掌礼人的高喊声：

“行迎亲礼！”

“奏乐！”

大厅里立即响起了震天的鼓乐声。

只见以镇长为首的褚公馆里的老爷、太太、少爷纷纷拥至门前，原来新娘的花轿已到门口，他们纷纷上前“迎亲”。

“请新贵人登堂！”

只见四个打扮得很漂亮的男宾，手提一对“裤脚灯”和一对“子孙灯”，从里屋走出来，“新贵人”跟在后面，踱着方步缓缓步入大厅。

“请新玉人降彩舆！”

“请新玉人登堂！”

只见四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妇人，扶着“新玉人”缓缓步入大厅。新玉人头戴文明冠，眼戴黑色目镜，上身着绣花礼服，下身穿一条大红绣花裙。

在新玉人的后面也跟着送亲的老爷、太太和少爷们。

当新人拜天地时，突然大厅里发出了一阵惊叹声，原来新郎不是男的，不是二少爷，而是个女的，是四小姐女扮男装。

人群中发出了窃窃私语：

“咦，怎么新郎是女的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呀，他家二少爷病重得厉害，叫他四小姐顶替，这叫冲喜！”

“唉，这新娘倒长得如花之容，似月之貌，可惜的是要不了多久，就要活守寡啰！”

“新贵人新玉人拜天地！”掌礼人拖着长腔喊着。

“再拜！”

“三拜！”

“请南极仙翁登堂！”

这时，一个扮老寿星的人，手执福杖，站在新贵人和新玉人的面前，向新玉人头上象敲“木鱼”似的连敲五次，每敲一次，嘴里低语一声：“五子登科！”

“请南极仙翁归洞府！”

“鸣锣升炮，送入洞房！”

这时，锣声、炮声、男女两家的鼓乐声，喧嚷嘈杂，热闹非凡。

一群男男女女，前呼后拥地把新郎新娘拥入新房。

大厅的另一角落。

几个宾客围着一个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，他就是褚公馆的大少爷，名叫褚乃盛。他长得身材魁梧，举止傲岸。



“大少爷，你真是青云直上啊！英国考察回来，省里有了公司，城里也有了花样店、刺绣厂，真是本乡的光荣啊！”一个矮胖子绅士胁肩谄笑地说着。

褚乃盛得意地应付了几句谦语：

“哪里！哪里！还得仰仗诸位鼎力相助。”

“大少爷，和东洋兵打仗方面，你不知道听到了什么好消息？”矮胖子又问。

不待褚乃盛回答，一个全身戎装的国民党军官抢着回答道：

“放心，老蒋已经和日本人订立了一个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局势已经扭转了！”

一个穿马褂的商人，显得有点神秘地：

“听说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了，这——”

那位军官，鄙夷地一笑：

“就那么几根破枪，成不了什么气候！”

“现在令人担忧的倒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骚动。”一个土财主对着褚乃盛说：“大少爷，你不知道啊，近来，四乡被闹得鸡犬不宁，恐怕你在省防军那儿得打个招呼，派点重兵来乡！”

“好说！好说！”褚乃盛一口允承。

这时大厅里，响起了镇长的声音：

“请诸位入席，请！”

宾客们纷纷入席。鼓乐登时热烈地吹奏起来。

半阴面匆匆走到剪纸唐面前：

“老爷吩咐，要你当着众人开剪，在新贵人、新玉人入